弘明集卷第三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集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万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怯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纓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覩夫方外之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綽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万物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

精或麤悟上識則擧其宗本不順者
復其殃放酒者羅刹酒爲大罰益者拯
罪三障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
制牢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
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
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
無違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叙矣且
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
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
深聡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氂
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
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
載籍昭然豈可備哉向者陰謀之門
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
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
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
驄驛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
晉惠棄礼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
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懸翳桑之飢
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食拯其懸
餒而趙家國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
斯一獲万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
中而慶彰万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

之勢辟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
収地殺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識者有證則周孔之
教何不去殺而少正正刑二辟伏誅耶
答曰答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
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
識知其無心於殺然故百姓之心可
夫時移世異物有澆淳結繩之前陶
然大和暨于唐虞礼法始興爰逮三
代刑罔滋章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
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
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
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
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
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
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
以簡胎乳三驅之礼禽來則韜弓聞
聲覩生肉至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
宿其於昆虫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
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
涉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
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
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万物不

知皐蘇以未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
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
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
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
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
應世軌物盖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
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
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
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軍揮戈淵黙
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
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
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
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
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
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
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
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疎刓剔
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絶血食
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
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羣生斯何

鄭

異斬刈根本循枝幹而言文類頌茂
末之間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與大
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答曰此誠第俗之甚所惑倒見之爲
大謬諸哭而不能嘿已者也夫父子
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晛心懸
驗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
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
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
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
能令万物尊己舉世我賴以之養親
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
常采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
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
忠孝名不並立潁考叔違君書稱純孝
石碏棄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
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遊
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孝首記注
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讜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
大順於彼矣且骸放遐裔而禹不告
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

鄭

感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同
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
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者大賢
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
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
革夷俗永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
下不恤孤竹之流仲尼曰之為仁賢評
嘗者寧復可言恃德守梁之高行豎
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
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
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
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
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鬚髮
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修簡易若
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衮以衣鹿
裘遂垂條為宇藉草為茵去掬梳之
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
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婬聲口忘甘苦
意放休感心去於累胷中抱一載平
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
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
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
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

覺無上雖身丈六金色焜耀光逾日
月莊嚴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
偉巍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
表慈化無窮之境迴天轉地飛山結
流存亡隱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
往不通大範群邪遷之正路衆魔小
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
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
類改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
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
之於是後進之士被服弘訓思濟高
軌皆由父母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
動耳若有昆弟之親者則服養不廢
既得弘脩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
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
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
牛西隣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輿
崖之鯽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
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慇懃之旨可謂至
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
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
疑三光之盛訾隟之滿怪澗海之量
以詮同為辯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七張　準

朝

人而侮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黒論
何與宗書
逆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
事賢者志大豈以力劫為沓但恨短
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
白黒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
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此立乃
不應明世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
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
佳悟何承天白
宗荅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黒論辭情致美但吾
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
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辯釋氏
辯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
為衆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耶若廓
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
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
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
差錯以蹈患禍及博弈麤藝注意研
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
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

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
辯不實耶若推援事不容得實則疑
之可也今人死至麁人神實妙以形
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
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堅心作水
火冷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
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
寶之王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指毫空
樹無傷垂陰之茂雖抃盂空無損輪
奐之美貝錦以繁彩發華和羹以鹽
梅致言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
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
垂蔭輪奐萬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諸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慧
佛理謂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
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
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
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
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豫明於未
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
其有故齊侯撫爽鳩之餘偽而泣戀
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
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以下則各

隨深淺而昧其虛矣若又喻下絲不能
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
無瑒瑑於一毫豈當又以一大增寒
而更令變睹好之欲乎乃大明無常
增渴瘼之情陳若偽篤競辰之慮其
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已盈耳
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為教本謂
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
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矣誠能明之
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耶蓋悟之
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
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
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
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稱無量之壽
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
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
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
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
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
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
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
矣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
常故情無所怯委妻子而為施豈有

鄭

邀於百姓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
意不乘無悋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為
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本不希擬亦
可為增躭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
貪仰則躭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
又何問利竟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
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
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
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
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
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麁近天
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
仁活招封嚴氏以好煞致誅畏誅而
欲封者必捨煞而脩仁矣勵妙行以
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
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
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嬿丹青眩媚
彩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
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
之志固黑蜺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
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簒帝位秦皇因
覲朝而播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礼

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
之旨示未生者殺獲於道釋不得已
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使循利遷
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物之心
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
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
教使物無冥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
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
絕其肸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為害
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為其不
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循利而
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者域揵隨物夫
陁審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
竺法行于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
蜜耶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上之
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孔之
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
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
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藉其不信
遠遂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
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
佛法都是人興衰所大何得相與共
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

鄲

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
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閒當付往也
宗炳白

釋均善難　何承天

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
又以為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
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
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
得耳以為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
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
君子仁為己任心無億必且以形像
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
其所引益或者是以兼而存之至于
好事者遂以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
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
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
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
抑情菲食盡勤礼拜庶幾蔭寶稱之
蓋升弥燈之坐淳于生所以大謔也
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
斷其不實如佛言答曰明有礼樂幽有
鬼神聖王所以為教祠不昧其有也
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

鄭

無可言耶若夫要兒之臨坎凡人爲
之駭但聖者豈猶不行哉又古人形
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
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
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
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
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輙應專誠妙感以
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
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
之驗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
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鑄金
冀其飲自陶鑄終不可知也又曰有
識無識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万
化之有識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
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
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
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
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
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
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
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
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
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

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
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
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
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貫生亦云化為
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
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
志生天堂吾黨之常靈異於是焉又
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識信
幽奇故昧其明令沒於邪見理固天
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
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
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
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
十百万之說而恡儀須神光徒為化
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
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度仰
故礼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恡
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
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覺遵
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
誘所尚以祈利悉天屬以要譽謂之
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涅洹以無樂為
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捨御則

躭延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
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所以
使貪仰之徒不能自絶耳果歸於無
利勸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
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
也又云欲與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
矣至若啓導麁近者有影響之實亦
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煞致
誅僑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
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
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
答曰謂麁近為啓導比報應於影響
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
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滯
者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
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未彼所存慮猶
不並是以金石克諧秦山不能呈其
高鵠鶉方集冥秋不能傳其音而欲
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攄雜云西
行去郢兹遠如之何又云去身死神
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
何為詆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鞭眉
絶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義答曰華戎自

鄭

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
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
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
科来論所謂聖無常心就之物性者
也懲暴之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歡
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
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
泰淫盈著於五刑酒辠明乎周誥春
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軀釣
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豚魚嘉
礼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収蟄
獸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
所為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
疑法之罰述蒲窐之問為勸化之本
慎君高之吝明来生之驗祗服盱衡
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悞矣論又稱
者随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
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道事
令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
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狠而天靈
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
飾幻說吾以是敬之務興玄論云竺
法護之惆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
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偹仁寺笮融

之明行健淳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
東邑有道俞沙門自吴中來深見勸
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
遷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
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
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
之本于路稱闡之而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
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
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
再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哉緣足下
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
不倦於此未嘿可前已遣取明佛論
遲尋至真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卑志儒業意義
撿著才筆辯贍善可以警策世情實
中區之表訣也觀足下意非詔制佛
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
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
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起於玄極之
表其致紀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
拍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

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寔心也夫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
其所者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
以成佛使髡首褚衣焚身然指不復用
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
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
華絶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
可聖賢及由余曰磾得來之類將生
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緣
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何
道而云欲以矯枉過正以治外國斟
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
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聊
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
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
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賁
清和以疏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
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
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道
世通神令德者孫興公所讚八賢支
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
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綽
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

闍準恰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
道邃未逮其師孫綽論云時以對勝流
云謂庾文康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
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
足下謂與文康等者自可不後道邃
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
僧貞天靈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
化作故激僞以成佛耶白黑論未可
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
報應周孔何故黙無片言此固偏見
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
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
之季民墜塗炭鉞迸横流舉世情而
感聖者乱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
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
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
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
然方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
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
之髣者雖有乱虐君臣不治此之精
者隨時抱道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
性於伊洛飡真際於洙泗爲史佚以
非治道而不書下尚以背儒述而不

鄭

遍繼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為秦
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當也夫玄
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
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
乃從汲冢中出然則然之五經未可
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吾即物常
空空物為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
夫佛經所稱即色為空無復異空者
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
稱空也則万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
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
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
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又無定有凡
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
識雖朗然由此觀物亦實覺其昭
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
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
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
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
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
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
則如來雖一生向麤畜有識尚万劫不

没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況在神明蔭實積之盖朩鐙王之座何
為無期又疑釋迦以善權救物豈獨
不愛數十百万之說而恡俄頃神光不
以曉邪見之徒
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
佛為衆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
神遊者時言成已者之筌故愓者可
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
覩經而不悛其愓先灑夫復何益若
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
之而言者會復謂妄說耳恒星不見
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
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没安於
闇中見光報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
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
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
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
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
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
之中八苦備有雖赴儒業以懃俄頃
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
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子
族賜滅其類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
飢弘道諸國乱流竟何所救以佛法
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
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
若使外率礼樂內脩無生澄神於泥
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
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麁跡而
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
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崐崘之山廣
都之埜軒轅所之之國氣不寒暑鳳
卵是食甘露是飲琅玕琪之樹歙朱泉
之水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
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
少矣皆可推此之麁以信彼之精者
也承昔有道聞佛法而毁者必不曾
作蒲城之死士可矣當由所聞者未
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
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盡極祖
稟教戒繼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弥
外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
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毁自逆幽
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

鄭

尒耶輕以獨見慠尊神之訓恐或自
貽伊阻也
佛經說釋迦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
大乘猶為此倚苦地獄經歷劫數況
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必虗乎
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
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
荅所制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
足下力為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
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索荅殊不
容悉宗炳白
何重荅宗
重告弁省大論昰陣如項籍既足以
賊漢祖況弱士乎謚辟堅明文辝樹
富識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
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
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謂外國
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
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
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
惑於迂怪識盛衰之迹者不後心於
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萬誨皆由
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

鄭

以代西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弘明集卷第三
第二十五張 集